

「百年費里尼」成HKIFF壓軸好戲

利雅博：電影世界可拓展觀眾視野



除了電影作品以外，協會還帶來了「費里尼夢幻嘉年華」展覽。



費里尼的遺作《月吟》劇照。



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總監利雅博。

活動停擺或延期似乎在疫情的陰霾下慢慢取代「恒常」，成為所謂的「新常態」。我們無法估計用心策劃活動的人受到多少挫折，但眼前能看見的，卻是一眾在逆境中仍然掙扎求存、盡力發出光芒的群體。「做電影的人天生都愛『發夢』，而且非常樂觀。」在電影行業擁有四十多年經驗、現為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總監利雅博說。

文、攝：陳苡楠（部分照片由主辦單位提供） 場地提供：富衛1881公館

本應在今年就踏入第四十四屆的香港國際電影節（HKIFF），疫情關係，電影節打破一貫傳統宣告取消。日前疫情稍為緩和，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就與Italian Cultural Institute in Hong Kong 攜手合辦「百年費里尼」節目，包括由Cine Fan策劃由即日起至12月13日的「費里尼奇幻嘉年華」展覽以及費里尼電影作品全展。本年正值電影大師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誕生百周年，世界各地紛紛舉辦相關的活動來重拾光影夢幻的回憶。

而「百年費里尼」在本年將近結束之前舉行，相信能帶給香港觀眾一齣壓軸好戲。「香港國際電影節自首屆以來的定位都是希望推廣電影文化，除了協助香港電影推到國際舞台，也給觀眾更廣闊的視野。」利雅博強調即使歲月流逝、遇上困境，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初衷從來沒有改變。

電影節與商業之間互補平衡

疫情期間，別說是電影節，戲院也有一段時間被迫關閉，很多觀眾因此而走上串流平台觀看電影，被問到電影節的存在價值是否依然，利雅博不但肯定香港國際電影節每年的付出，甚至認為電影節與商業電影是互補的關係，能給觀眾提供更全面、平衡的視野。「串流平台有幾千部電影可以選擇，但是卻沒有『Curation』，觀眾難以搜索合適的電影，電影背景的資訊也相對較少。」利雅博提到電影節會特意为觀眾設計主題，然後決定電影的風格、題材和大師的作品，所以可以給觀眾帶來更有方向的電影觀賞體驗。利雅博舉例，「百年費里尼」罕有地帶

來共二十四部費里尼的影片，大型展覽會更會展出相關的照片、幕前、幕後，甚至是費里尼的手繪圖片和電影海報，能給觀眾感受來自意大利的電影風情。「我們不是和商業電影公司競爭，而是去填補他們沒有做的。」利雅博希望將小眾、藝術性強的電影帶入城市當中，讓觀眾多理解不同的電影作品。

支持電影修復保留珍貴紀錄

另外，本次費里尼電影作品全展的亮點落於皆為修復版本的二十四部電影，談到電影修復利雅博坦言這是一個很大的命題，他認為這已經是業界的趨勢，而且他個人也覺得相當值得推崇。「電影除了在文化產業中提供一個娛樂平台以外，也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用來記錄。」利雅博以1950年代的電影《生死戀》為例，開場的時候觀眾能看到飛機飛到維多利亞港，一路下來有已經絕跡的黃包車、當年的皇后大道東，這些都是已經無法在香港尋回的情境，這些電影都是承載着一個個活生生的紀錄。「不單單是紀錄片，劇情片也反映到觀眾的要求，當時的社會狀況和歷史背景。」反過來看，觀眾亦能從電影中了解多年前歐洲人的生活、穿着、談吐，這些都是已經消失且珍貴的歷史寶藏，無論是什麼地方的電影，利雅博認為都非常值得修復和保存。「新的電影有他們吸引的地方，但不多不少都受過去菲林電影所影響。」利雅博提到1930年代之前大部分電影都因為各種原因失傳了，因此我們更應該把握保存電影拷貝，讓這一代、下一代的人能通過電影的世界對事物有更深的認知。



費里尼作品《羅馬風情畫》劇照。



費里尼當年於電影《八部半》拍攝現場。

住在靈異凶宅你會怎樣過生活？

恐怖片《凶屋32》（見圖）改編自西班牙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真實事件，是街知巷聞的靈異慘劇。電影講述一家人想脫離不堪過去，不惜變賣所有家當，由鄉下搬到馬德里開展新生活。但一家人卻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新居，其實是一間充滿血腥歷史的凶宅。

在首都馬德里的馬拉薩尼亞，傳說有一條街曾發生過許多離奇死亡案件，最著名的事件莫過於上世紀四十年代，一場父親殺死一家六口的悲劇，之後搬進來的人就接二連三離奇死亡。街上一棟有134年歷史的大廈更被稱為「邪惡之屋」及「被詛咒的三號」，其中一個單位更盛傳是非法墮胎場所，充滿無主孤魂。

導演艾拔平圖表示，團隊花8年時間從當地街坊鄰居身上打聽不同資料，難怪所有恐怖事跡都好真實。電影有着如此濃厚的背景，驚嚇情節密集到每幾分鐘就出現一次，當然驚恐性電影橋段一定的有，但這套電影最厲害的是真人真事改編，當時這一條街差不多有着一個傳聞，就是每年至少有一個慘案發生，令到住在附近的人對詭異傳說極為相信，若果你住在這間恐怖屋的旁邊你會怎樣做，搬屋離開，還是繼續勇敢地住下去呢！尤其是馬拉薩尼亞馬德里其中一區，都有很多不同的恐怖都市傳說，更有不少人離奇死在一條名為Antonio Grilo的街上，該地更被網民稱為「不祥之街」。

Antonio Grilo街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是死亡率最高的街道，該條街上有一棟已有134年樓齡的老式公寓，同樣被名為「被詛咒的三號」，據非正式統計，該處平均一年發生一件死亡案件，更未計不時都有意外發生，的確令人覺得該地被人深深地詛咒過。其中最出名的事件就是在1962年，44歲的爸爸在一個晚上用棍、手槍以及菜刀殘殺一家六口，之後再自殺身亡。相信怨氣很重才能夠令到所有住在附近的人相信這一條街是死亡之道路，才會令到大家相信每一個人只要住在這裏也會引起靈界的興趣，喜歡真人真事改編的恐怖電



影朋友今次有福了，想一路聽一路睇一路驚不妨支持這套電影。

導演：艾拔平圖
演員：貝格妮雅加絲、伊凡馬高斯、
尼亞斯高娜
支持指數：★★★★ 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以5星為滿分）

好戲連場

《阿索的故事》 葉念琛本色的勵志味道

今年在疫情籠罩底下，整個社會也被重重的無力感包圍，旅遊、娛樂大幅刪減，工作上的計劃也障礙重重，處處充滿不明朗的未知數。就連向來拍攝愛情片的葉念琛導演，都突然大打人情味牌，拍出《阿索的故事》（見圖）這部勵志小品。《阿索的故事》講述由王菀之飾演的阿索，一直以當巴士司機為夢想職業。本來與男友程志高（梁漢文飾）拍拖7年已談婚論嫁的時候，卻發現他在內地竟有小三（蔡潔飾），唯一的戀情最終泡湯。一年後，收到志高喜帖的阿索決定出席婚宴，為舊情作個終極告別禮。

以巴士司機作為電影主題職業，對觀眾而言頗有新鮮感，演員們也非常專業地抽時間上堂，學習駕駛操控一輛巴士。不過影片對巴士司機的工作環境描寫不算多，頂多以林盛斌的口中道出繁忙工作背後的唏噓，但對比同樣以職業為主題的勵志小品，千禧年初的《神經俠侶》由駐守「邊境」、工作術語都一應俱全，成功讓觀眾多一層投入感。

今次《阿索的故事》雖然標榜「人生有彎轉」，勉勵觀眾遇上問題不要鑽牛角尖，如搭巴士一樣，搭錯了路線就下車再選對的。說穿了底蘊裏也是葉念琛典型的



愛情三角戀故事，三角戀故事充滿着葉導演的風格，亦充斥着其讓人深刻的愛情金句，演員演繹上今次真的讓配角搶鏡過主角。王菀之、梁漢文、姜皓文這個配搭夠新鮮，但真的不及飾演小三的蔡潔來得搶鏡，舉手投足、凌厲眼神掌握得精準，充滿殺氣的同时亦不惹人反感，而林盛斌今次亦捨棄搞笑形象，以低沉的語調帶出工作背後的家庭負擔，如此轉型的演出亦教人驚喜。

雖然說今次作品想激勵人心，但同時亦保留大量葉念琛色彩的元素，少不了的除了其標誌性的粉紅色戲名文字及其班底演員，還有故事結局的「出人意表」伏筆。雖然這結尾一章的設計套在今次故事裏略嫌突兀，但起碼在《阿索的故事》中看到葉念琛在既有本色中，尋找到具新鮮感的突破。

文：艾力

所有相知、相遇不是偶然

新冠病毒影響，電影到處票房不振，韓國也不例外，至今戲院還只能開放百分之五十的座位。可是由李帝勳、趙宇鎮、申惠善及林元熙主演的尋寶電影《Collectors》（韓文意思是「盜掘」）上映至今卻連續三周穩坐韓國票房寶座冠軍。電影講述遠古時代傳說國王的寶藏埋藏在首爾市中心一個皇塚之內，於是集齊各路精英攜手尋寶。

今日想講講出道13年的李帝勳，2006年以電影《夜晚，只屬於他們的時間》出道。於2011年即憑着電影《守望者》贏得「第48屆韓國電影大鐘獎」及「第32屆青龍電影獎」，以及電影《高地戰》贏得「第31屆電影評論家協會獎」及「第20屆韓國釜日電影獎」當年共4個最佳新人男演員獎。除去他入伍當兵的那一年，每年演出的作品皆為他奪得獎項，包括2012年的電影《初戀築跡101》、2014年甫退伍演出的電視劇《帕帕羅蒂》及《秘密之門》、2016年的電視劇《Signal信號》、2017年的電影《朴烈》及《不能說的故事》更分別獲得多個獎項包括最佳男演員，演技備受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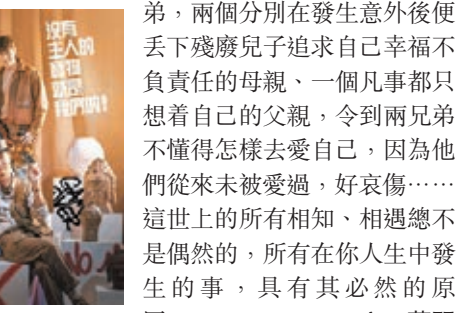
李帝勳主演的電影《Collectors》在韓國票房大賣。

李帝勳非花美男的類型，他所挑戰的每部作品角色都大不相同。其中他在《朴烈》中飾演日治時期身處韓國的獨立運動家的朴烈坎坷的一生；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有關慰安婦的《不能說的故事》；無獨有偶兩套都是關於日戰的故事，而每每在看李帝勳演出的電影及電視劇，心總是有戚戚然的感覺，《不能說的故事》算是比

較「正常」一點了，起碼有他教羅文姬英文期間擦出火花的喜感，上映中的《Collectors》則是首次挑戰喜劇，而在片中他要不停地說話，使得他就算在開場時和劇組及工作人員都有說不完的話題，李帝勳覺得自己變得話多了，令他看到自己不一樣的一面。

早前看了李帝勳在電視劇《狐狸新娘星》飾演殘疾人士，小時候遭遇嚴重交通事故意外而失去右手右腳，在醫學博士幫助下希望重過平常人生活的故事。跟很多電影及電視作品一樣，編導們總有一些想傳達的訊息。劇中就控訴兩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兩個分別在發生意外後便丟下殘廢兒子追求自己幸福不負責任的母親、一個凡事都只想着自己的父親，令到兩兄弟不懂得怎樣去愛自己，因為他們從來未被愛過，好哀傷……這世上的所有相知、相遇總不是偶然的，所有在你人生中發生的事，具有其必然的原因……

文：蕭瑟



電影《Collectors》劇照。

《全民造星3》藝員再培訓計劃

ViuTV 的真人騷節目《全民造星》（見圖）已經拍到第三輯，對於一個只有幾年歷史的新電視台，的確有需要透過這些節目自製「明星」。不過同一節目做完再做，總得要有點新意，所以電視台亦改變了一些遊戲規則，除了讓「發明星夢」的素人參加外，更招來大量半紅不黑的藝人，讓他們透過這個競賽在娛樂圈「再出發」。

當然，電視台亦十分懂得拿捏節目的娛樂性和話題性，在找一些具實力和外貌的「可造之才」外，亦刻意找來一堆「騎呢怪」，旨在製造話題引人注意，以及滿足部分觀眾愛看人家出醜的口味，在節目播放之初成功帶來回響。但這些都是老招，在此不贅。

雖然《全民造星3》內容都是換湯不換藥，但節目性質卻由發掘新星，變成僱員再培訓「娛樂圈」版本。縱觀進入50強的參加者，不僅大多有多年演出經驗，甚至連個人專輯都出過。然後他們卻要「紆尊降貴」，與一班演藝界「菜鳥」競逐。總括來說，我認為參加者的表演其實已算精彩，節目最尷尬的部分，反而是節目要求一班評判作出無理卻尖酸的批判：例如「唱家班」想突破自我作新嘗試，評判便怪他為何放棄專長不「正正經經」唱歌；但當他們堅持以唱功作戰時，又會被罵不



肯跳出 Comfort Zone。聽到這些評論，莫說參加者摸不着頭腦，作為觀眾如我，看到評判煞有介事地點評參加者，感覺就如見到自己的上司——他們會給意見和批評，但根本前後矛盾，無法執行；而限於地位，參加者卻無從反駁，只得默默點頭，全盤「硬食」。

評判們另一個最愛說的評論，是指參加者欠缺個性，但事實上，根本不是有個性才能成為巨星，相反是成為巨星後才能有自己的個性；正如王菲不是因為特別獨行才爆紅，而是她紅了，市場才願意接受她唱另類歌曲和作另類打扮。當然，我相信評判們做「醜人」也只是劇情需要，而且我始終認為最殘酷的不是來自他們的批評，而是即使參加者做到評判們眼中的完美演出，仍難以在這個蕭條半死的娛樂圈中找到「重生」的機會，這才是最叫人絕望的現實。

文：視撈人